

就让她和他保持一点距离。不知为什么？
一想到再也看不见他，她就心痛得快要死去。

春秋

蓝情绳



情
话

049

第二
辑

主编·叶雯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蓝情绳

春 秋

内容简介

她迎上那男子黧黑的眼瞳，

霎时心慌意乱。

发现他的手正抓住她时，

顿觉脸颊一阵微烫。

条件反射，就让她和他保持一点距离。

不知为什么？

一想到再也看不见他，

她就心痛得快要死去。

可要她做他的小妾，打死她也不

因为她无法和其他女人共事一夫。

这么下去可怎么行呀？

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蓝情绳/春秋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2

(花心情话系列.第2辑/叶雯主编)

ISBN 7-80171-080-0

I. 蓝…

II. 春…

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0228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广东省茂名市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64 印张 96 字数 2880 千字

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2 月广东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套

ISBN 7-80171-080-0/I·55

定价:144.00 元(全 32 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编者语

曾经，周华健的《花心》唱遍神州；曾经，《泰坦尼克号》爆棚世界票房；曾经，戴安娜的《风中之烛》全球卖断市……人们都是冲着她们共同的主题——爱情而狂疯的。静思下来，人们不得不认同这样一个道理：不管是在哪里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，爱情都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。

因为爱，所以爱，爱情不需要理由，爱情没人能掌握。这自古以来，不管是帝王将相，还是平民百姓，只要有男女，就会有发生的情事，不管历经多少时日变迁，她还是永远会重复上演。有人经历了一次，又想再尝试不同的另一次，也有人一次就达到理想，更有人屡试屡败。于是，“曾经拥有”就产生了各种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

爱是神圣的，很多女人用一生作赌注，去刻意创造男人的辉煌。然而，相当数量的男人到达一个光辉的顶点后，又盯着前面更宜人的风景。凡人如此，帝王将相就更不在话下。所以，“花心”的命题成了人们津津乐道、永远谈不

完的话题。像香港风流才子蔡澜直抒告白：“从前的社会，一个男人可娶四个老婆。到了现代，竟要把自己约束得这样辛苦，真的好悲惨！”——所以有了让梦划向你的心海的花心。而多情的黄霑更是断言：“专一的男人，世上绝少，大多数喜欢倚红偎翠，兼收并蓄，左拥右抱。”——只怪造物主弄出男人的“贾宝玉性格”来！

当然，我们不赞成泛爱，泛爱引致滥交，会造成地球人类无序增长。但是，“花心”的爱情故事却在这个地球上客观存在，迴避是不真实的，故《花心情话》系列推出的内容，集有古今传统、怪异、轮回转世、时光倒流等各型。千奇百怪，无奇不有。

爱情故事人人会写，像琼瑶就把爱情故事写到了一个高度。而《花心情话》系列却是另一高度的风景线。尤其是故事的巧妙结构，文字的洗练程度及情节的跌宕起伏，让人沉浸在纠结情痴，爱恨交加的情绪交织中，就好像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纸上爱情战，是那么刻骨铭心、锥肤刺骨。

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？”这就是爱。

《花心情话》系列以新的格局，新的创意，会让您的心怦怦跳个不停……

2001.11 叶 雯

楔 子

自古以来，春暖花开是为出嫁的最佳季节。

暮春三月，正是烟雨迷蒙蒙的扬州城，每逢这个时期，街巷胡同到处可见打扮得喜气洋洋的媒婆、喜娘穿梭其中，而说到媒婆，又以东大街的水大娘和刘大婶为个中翘楚，偏偏两户比邻而居，往往照面就是相互较量所牵成的姻缘红线，到后来俨然变成针锋相对的死对头。

水大娘名红线，早年丧夫、育有四女，名水漾橙、水漾绿、水漾蓝、水漾紫，年龄分别为二十、十八、十七、十六，个个貌美如花却犹待字闺中，这个消息自四女及笄之后，上门前来求亲之人便络绎不绝，几乎快踏破水家的门槛，偏个个在水家供奉月下老人的神桌前掷绳以求订婚之人，竟无人掷得绳圈。

就这样四女的婚事延着至今，到现在已是门庭渐

稀，她们倒也乐得无须婚嫁去侍奉公婆。

这日，扬州城难得无丝雨飘落，晴空万里。在生活算是平静的水家却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情——

起因是水大娘一大早就出门说媒，谁知回来硬是不凑巧地撞见了刘大婶，两人如同往常般斗嘴，岂知这回水大娘说完话，前脚刚踏过门槛，后脚人就莫名地晕厥过去，当场吓得在厅堂中的四女个个花容失色、手足无措。

一阵手忙脚乱后，终于将水大娘扶回房内的绣榻上，请来大夫开了帖药方，就这么等呀盼的，水大娘总算在四女的期盼下幽然转醒。

“娘……”四女围在床前，莫不欣喜的唤了声。

孰料，水大娘脸色沉重的开口打断她们的话，“橙儿、绿儿、蓝儿、紫儿，娘决定不再帮人作媒牵线了。”

“什么?!”四女闻言皆错愕的惊呼出声。

“你们先出去吧，娘累了，想好好歇息一下。”水大娘不理睬四女的惊愕，只是平静地赶她们出房。

“娘……”四女面面相觑，完全不知所措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偏水大娘仅是闭上眼睛，来个相应不理，四女见状只得欠身退离房内，故事于焉展开……

第一章

水家花厅内，一片愁云笼罩。

“大姐，你认为娘是认真的吗？”水漾绿抬眸望向倚在窗前凝思的水漾橙。

“唉，二妹，娘这回若不认真，就不会被刘大婶给活活气晕，可见刘大婶真的说成了知府公子和秦家小姐的婚事。”水漾橙幽幽的从冥想中回过神来，然后微蹙蛾眉的轻喟一声。

“秦家？难道就是那个以航运起家，素有‘南船’之称的秦家吗？呸，那刘大婶这回的红包不用说一定很大包罗，难怪娘会气得昏倒，我记得上回知府公子来托媒，结果不知为何被娘轰了出去。”素来直言不讳的水漾蓝不甚文雅的吐了吐舌头，这对好面子的娘而言不啻是最大的打击。

“蓝姐，不就是一桩名门婚事，娘犯不着因此收起

红绳、不再为人说媒吧？”水漾紫偏着头，不解地提出心中的困惑。

“小妹，这你就错了，如果牵成红线的不是刘大婶，那这桩婚事就真的只是一桩平常的名门联姻罢了，偏牵成的人就是刘大婶，你想想这对娘是一个多大的侮辱，看来娘这回遭受到的打击比以往还来得严重，否则她不会心情恶劣到不想同我们说话。”对么妹天真烂漫的看法，水漾蓝无法苟同的摇摇头。

“三妹，其实我倒认为娘只是一时气话，毕竟咱们家靠此为生，娘不可能真的收手，只是娘操劳奔波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把我们姐妹四人拉拔长大，现在该是我们报答娘，让娘好好享享清福的时候了。”水漾橙若有所思的提出她的看法。

“大姐说的是，我绣得一手好女红，我可以马上去绣庄拿点儿绣品回来缝制。”水漾绿立刻赞同。每每看娘为人说媒牵线东奔西跑的，让她这个做女儿的着实不忍心。

“大姐，我可以托福婶帮我拿些衣物回来洗。”水漾紫亦加入行列，她虽然年纪最轻，可是什么粗细活

都会做，多少可以帮助家计，不致成为一个只会浪费米粮的废人。

“大姐，我写得一手好字，我可以……”水漾蓝亦不落后的跟着说起，她也想为这个家尽一份心力。

“停。”水漾橙微扬起嘴角，大家都一心想为这个家贡献微薄心力，她这个做大姐的着实感动，只是她心中另有打算。

“大姐。”三女皆错愕的看着她。

“你们的主意很好，可是我想这不是娘所希望……”水漾橙缓缓朝供桌上所供奉的月下老人瞥了一眼。

“娘的希望——”三女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，随即了悟的对望一眼。

“绿儿、蓝儿、紫儿，让我们四姐妹帮娘争取扬州城第一媒婆的荣耀，好吗？”水漾橙突然严肃的转过头看向她们，她深信“姐妹一心、其力断金”；无论如何，都要帮娘扬眉吐气一番。

三女相互对看了下，然后一起朝水漾橙伸出手。

水漾橙感动的伸出手覆盖其上，四女双手紧紧的

握着，心在此刻亦紧密的连成一块，因为从此刻开始，她们四姐妹要联手出击，而第一个人选自然是挑扬州城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下手。

晴空好蓝、好蓝。

水漾蓝的心情却犹如细雨纷飞时的日子，灰蒙蒙一片，踩着沉重的步履，走过热闹的市集。

往常她会驻足探看一番，今日却完全失去了那样的兴致，因为幺妹漾紫去了秦楼，至今尚无捷报传来，而二姐漾绿又因毛大婶请托暂时住进了冯府，至于大姐漾橙则必须留守家中以防突发状况，避免启人疑窦，所以调查江南四霸天的踪影，就责无旁贷的全落在她肩头上。

只是东古公子东霸天谷靖炀，据悉到云南一带商购古物；南船公子南霸天秦绝緯，因忙着其妹的婚事而踪影不定；西书公子西霸天晋煜，虽常可见其行迹出没在酒楼或烟花之地，偏他每回一出现，身边必围满一群文人雅士，要不就是歌妓花娘；至于北绣公子北霸天冯肆烨，其人深居简出，所以这连着几日奔走

下来，她可说是毫无进展。

一想到这儿，肩膀顿时变得沉重，脚步亦迟缓的无力迈前，她不禁停下了脚步，看着从身边经过的路人们，突然觉得前方的路好似在一瞬间变得漫无止尽，仿佛无论她怎么卖力的走，就是走不到路的尽头。

她茫然的、无助的张望四周，看见两旁的小贩正大声地吆喝着，只是她的耳朵却好似失聪般听不见任何声响！她慌了，在这突然变得寂静无声的世界里，她恐慌的拼命拍打着耳朵。

声响呢？她的耳朵为什么突然听不见任何一丝的声音？

她好慌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原地团团打转，无人发现她的异状，直到一群人突然往前方跑去，毫无预警的，听不见任何声响的她，就这么被匆匆行过身旁的路人给撞跌在地，而声音也在此时回到了她的耳朵——

“快、快，迟了就瞧不见西霸天的风采。”

“是呀，今儿是‘皓月书肆’分行开张的日子，没想到西书公子会亲自来主持这开张仪式，听说晋爷还

要当场手书墨宝赠予有缘人呢？”

“啥，西霸天的墨宝可是一字千金，快快快，说不定咱们两个就是那有缘人呐。”

听闻这一番话，水漾蓝一怔，整个人如遭电殛般，几乎反应不过来，天啊！瞧她听见了什么天大的好消息？

西霸天晋煜现在人正在皓月书肆分行——

顾不得摔跌在地的一身狼狈，她忙起身快步追上前头那两名文士的脚步而去，幸好这些日子她都乔扮成男子模样，此刻无疑是派上用场。

饶是如此，她在后头追赶仍颇为吃力，可心中有目标和希望，感觉不再是茫然无措，水灵晶灿的大眼亦充满活力的散发出强烈光芒，衬得她整张脸光彩夺目，愈加亮丽耀眼。

因深恐来不及将错失机会，她跑得是那样急，完全无所觉自己往前方奔去的冲势之疾，使得一顶软呢小轿为免被撞及而忙避至一旁……

软呢小轿的轿帘掀起一角，在水漾蓝拔足狂奔经过后方始落下，轿中人懒洋洋的嗓音低唤了声，软呢

小轿就在车夫高举抬起下，再度往前方快步行去——

皓月书肆分行门庭若市的景况让水漾蓝瞪大了眼睛，只因往常会上书肆的人不外乎是文士儒者，要不就是附庸风雅者，孰料这会儿竟连平常不出大门的姑娘家都抛头露面的挤成一堆，由此可见，这西霸天西书公子晋煜的魅力有多惊人。

她不禁边看边啧啧惊叹，一边还思索着该用什么法子，好让自己能够挤到前头去，一睹西霸天的风采。

虽说这些日子在四霸天府邸前来回守候，可叹她连他们四人的真面目都没能瞧上一眼，惟有晋煜曾远远一瞥，不过也只瞧个大概轮廓，五官实没能瞧得真切，让她真是好不扼腕。

故今日说什么她都得将他瞧个仔细，省得自己终日追查着四霸天的踪影，结果却连他们长得是圆是扁都不知晓，万一姐妹们问起，不就丑了。

于是乎，她更努力的思索着该用何种方法方能挤到前头，这时书肆门口传来了一阵骚动，硬生生的打断了她的思绪。

她急了，前头的骚动让她好生心急的迈步想要挤过人群，孰料反倒被人群给推了回去，脚步一个踉跄，身子顿失重心的往后方连退了好几步，直至撞到一个男子才止步。事实上，正确的说法应该是，那男子强而有力的手掌稳稳地扶住她的双肩，否则她极可能已摔倒在地上。

“多谢公子——嘎！”

水漾蓝困窘的抬起头，对着好心伸手扶她一把的男子就要作揖道谢，可当她看见男子的面容时，她整个人顿时如遭电击瞪大了双眼，看得出神。

那男子面如冠玉，头发狷狂的仅用一绢湛蓝色纶巾绾住，任其潇洒披散在脑后，天庭饱满的额头垂挂着一粒晶莹的碧绿玉石，剑眉斜飞入鬓，一双瞳瞳深邃得犹若繁星闪耀，鼻梁挺直，一张微薄的双唇正对着她扬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，而在嘴角两旁还有着忽隐忽现的酒窝……

“这位小兄弟，你没事吧？”男子对她紧盯着自己不放的眼光，玩味的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。

打从在掀开的轿帘中见到他开始，他就为那张脸

上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所吸引，就连他不顾一切的表情都深深的抓住他的目光，于是他命轿夫跟随着他，直到来到相同的目的地——皓月书肆。

水漾蓝被他唇边勾起的笑容给迷惑了，特别是当他嘴角扬起，明显的露出酒窝时，她仿佛被催眠了，忍不住朝他伸出了手——

“啪”的一声，一把展开的玉骨折扇制止了她的行为，同时让她整个人彻底的清醒过来。这一回神，她才惊见到自己的手差点就抚摸上那男子的脸，若非他用扇子打掉了她的手，要不——

天，她难以置信的睁大了眼睛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做出这等事来。她、她、她在做什么呀？乔扮成男子居然还差点就当街轻薄起男子来，不知情的人还当她有断袖之癖……

不，这个误会太大了，而她身后的男子无疑是误会她了，否则他不会轻挑眉梢，眸中甚至闪烁着令人难以费解的神思，打量着她犹停在半空中的手，当场令她好不尴尬的忙抽回来。

完了，丢脸丢到大街上，所幸身旁人的目光都被